

Dick Francis

C o m e t o G r i e f

[英] 迪克·弗朗西斯 著 刘全福 译

无由 之灾

译文出版社

Dick Francis

C o m e t o G r i e f

〔英〕迪克·弗朗西斯 著 刘全福 译

无由
之灾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由之灾/(英) 弗朗西斯(Francis, D.)著;
刘全福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6. 9
书名原文: Come to Grief
ISBN 978-7-5327-7269-8

I. ①无… II. ①弗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
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80891 号

COME TO GRIEF

By DICK FRANCIS

Copyright: © 1995 BY DICK FRANCI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hnson & Alcock Ltd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6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12-870 号

无由之灾

[英] 迪克·弗朗西斯 著 刘全福 译

责任编辑/宋 玲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175,000

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4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7269-8/I·4426

定价: 55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7602918

第一章

本人席德·哈利。

你瞧，我的这位朋友，可真是人见人爱了。

就是这样一位人见人爱的朋友，却让我送上了法庭。

我是个侦探，不少时候，某些事实的真相常令我震惊不已，从此，安宁的日子不复静好。将近五年了，总也如此这般，麻烦接连不断。

一连数日，我一直为此愤恨不平，苦不堪言。手中得来的证据曾让我疑惑重重，踌躇难断，而最终又只能信以为真，这一切都令我悲哀至极。我为那个人感到悲哀，那个人，我的朋友，或者说我已经把他当做朋友，一直以来，我竟然未能识得其本来面目。我为失去朋友而感到悲哀，这位朋友貌似一如往昔，却已然判若两人，陌生而令人不齿。真的，我宁愿他已经死去，这样的话，我或许会心安理得一些。

其行径公开披露后，我心里更是纷乱不堪。出于本能，各家媒体雀跃而起，竭力为其辩护，作为控告一方，这一切着实令我度日如年。赛马圈是我平时应酬的主要场所，那里久打交道的熟人也纷纷弃我而去。关爱、支持、慰藉潮水般涌向我那位友人，而我所面对的只

有怀疑、抵触和愤怒。前路茫茫，我只有耐心等待别人接受我的选择。此时恨意四起，我反而成了众矢之的。一切终将过去，我心下明白，我只消忍气吞声，静待一时。

开庭那天早上，朋友的母亲自尽了。

伯克郡雷丁法庭上，审判长一袭法衣，作为控方证人，我独自一人，待在死气沉沉的侧室里听候传唤。消息传来时，开庭陈述业已宣读完毕。一位书记官走过来，给我讲了自杀的消息，说是法官已宣布本日休庭，我这就可以打道回府了。

“可怜的女人，”惊悸之余，我竟是喊出声来。

作为书记官，他理应做到不偏不倚，却还是对被告充满了同情。他很不友善地朝我瞪了一眼，告诉我次日十点必须按时返回原处。

离开侧室，我沿着走廊慢腾腾朝法庭出口走去，此时，一位资深律师斜刺里抢步过来，抓住胳膊将我拉到了一边。

“他母亲在宾馆开了房间，纵身从十七楼跳了下去，”他开门见山地说道。“她留了封短信，说自己不堪承受未来。有什么主意吗？”

戴维斯·塔特姆，一副臃肿笨拙的样子，头脑却机敏过人。望着他乌黑睿智的眼睛，我说：“你比我更清楚吧！”

“席德！”他有些生气。“还是说说你怎么想的吧。”

“他也许会撤回抗辩。”

他松了口气，微笑道：“你选错行了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，冷冷说道：“我逮了条大鱼，却让你们这帮家伙给活吞了。”

他和颜悦色，放开我的手臂。我继续走向外面的世界，去赶那趟半小时行程的火车返回伦敦，下车后招辆出租，离家也就一英里左右

的路程了。

穿行于伦敦的街市，我还在想着金妮·昆特：这可怜的女人，宁愿死去，也不要为儿子蒙羞，忍受无尽的痛苦。砰然一声，就这样孤独地了却余生，从此不再流泪，不再悲伤。

出租车戛然而止，停在卡多根广场不远处庞特广场那幢公寓楼前，眼下我住二楼，走上露台，可鸟瞰围栏内绿叶扶疏的花园。广场处所隐蔽，面积不大，此时行人稀少，几无车辆，空空荡荡一如往常。节令刚入十月，微风吹过，菩提树下枯叶纷纷，叶片儿零零星星，如黄色雪花儿轻轻飘向大地。

我钻出出租车，从打开的车窗窗口付了车费，转身穿过人行道，拾步走上门前的几级台阶。此时，旁边一个悄悄走过的男人突然狂怒地猛扑过来，一根长长的黑色铁棒眼看就要击中我的头部。

尚未看清怎么回事，便觉耳边一阵风声来者不善，于是急忙侧身，一边的肩头已然实实受了一棒。他失声尖叫，其情形已近于癫狂。我试图抵挡，伸出的小臂又重重挨了一击。此时我已牢牢扣紧对方手腕，伸腿死死抵住他的膝盖，使劲将其庞大的身躯向后翻转，他终于跌了下去，铁棒随即甩向硬邦邦的地面。他呼天抢地，口出恶言，语无伦次中，还威胁非要把我宰了。

出租车仍停在原地，发动机还在运转，司机目瞪口呆，直愣愣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我猛地拉开后座车门，跌跌撞撞重新爬进了座位。此时我心里一阵狂乱，也该是自然而然了。

“开车！”我催促道。“不要停下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只管开，往前走。要我砸烂你的车窗吗！”

司机不再做声，猛踩油门，一边踌躇不决，沿路慢行。

“哎，”他转过头来争辩道。“我可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今天是我最后一单生意，我已经做了八个小时，也该收工回家了。”

“只管开你的！”我气喘吁吁，心里面纷乱如麻。

“哦……可往哪儿开呢？”

真让他问住了，这我得好好想想。

“咋看他就是个暴徒，”司机愤愤不平道。“可这年头谁又说得准。要我捎你到警察局吗？下手真狠，都听见响了，你胳膊折了吧。”

“只管开，拜托你好吗？”

司机块头很大，五十岁上下，伦敦当地人，却不是那种典型的英国佬。我从后视镜中看到 he 扭头时的情形，还有那钉子般锐利的眼神，知道他压根儿就不想招惹麻烦，巴不得我早一点下车。

终于定下神来，这才想起眼下只有一个去处，以往每每遇到麻烦，那儿便是我唯一的避难所。

“帕丁顿，”我说。“劳您驾。”

“圣玛丽？你是说去医院吗？”

“不，火车站。”

“你不是刚从那儿过来吗！”他争辩道。

“不错，请开回去。”

心情有了起色，他猛地掉转车头，朝帕丁顿车站驶去。到了车站，他再次向我保证，自己什么也不曾看见，什么也不曾听到，他只是想让我明白，他真的不想卷进来。

我不加理会，付过车费，径直放他去了。假如一时记住了他的车

牌号，也只是习惯使然罢了。

为备不时之需，我腰里掖了一部手机。我缓步朝车厢连接处走去，一边拨出号码，打电话给这世上我最为信赖的人。他叫查尔斯·罗兰，我前妻的父亲，皇家海军退役少将。第二次响铃，他接了电话，我终于长长舒了口气。

“查尔斯，”我说道，声音有些沙哑，却不是装出来的。

对方顿了一下，然后问道：“席德，是你吗？”

“我可以……来你这儿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你在哪儿？”

“帕丁顿。我坐火车转出租过来。”

他语气很是平静：“走侧门，没上锁。”说完便放下了听筒。

我微微一笑。这老先生，一向行事沉稳，说话言简意赅，总是这么让人宽心。他感情内敛，矜持寡言，在我面前从不摆出长者的姿态，也从不对我迁三就四，但我仍能感到他记挂着自己，向他求助，他也一定会伸出坚实的援手，就像当下，由于种种可怕的原因，我也正需要他伸出援手。

正午时分，开往牛津的火车不是很多，下午四点，乡村出租车这才穿过牛津，来到安斯佛查尔斯家那幢宽敞的古屋。司机把我放在侧门，付他车费时，我动作有些笨拙，擦伤的缘故，手臂都有些僵硬了。心里轻松了许多，便抬腿走进了这座豪宅。我一生颠沛流离，时常不得安宁，只有这里，才是我心目中永恒不变的真正的家。

和往常一样，查尔斯仍坐在那把宽大的真皮扶手椅上。对我来说，椅子太过坚硬，坐上去很不受用，他为人一向不忍不让，所以才会觉得，坚硬的椅面更适合自己窄小的臀部。以前，我曾将一把柔软

却不失美观的老式镀金锦缎扶椅从客厅搬进这个房间，也就是他的“军官起居室”，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时，我总是陪他坐在这里。室内摆着他的书桌，钓鱼资料，航海类书籍，弥足珍贵的管弦乐老唱片，此外便是那台用来播放这些碟片的无摩擦唱盘，唱盘是专门定做的，看上去冷光闪烁，是钢与大理石奇妙结合的产物。暗绿色墙壁上挂着巨幅照片，上面的舰船都曾经归他指挥，小一号照片上，是那些曾与他同船服役的水手。此外，墙上还新近挂出了我在切尔滕纳姆赛马场骑马跨栏的油画，油画全方位展示了一位骑手必须竭尽所能的生动画面。多年来，我的这幅油画本来一直默默无闻地挂在餐厅里的。

镀金画框上方装有一串灯泡，我来的那天晚上灯泡是亮着的。

他正在看书，见我进来，便把书翻过来放上膝盖，一边神情暧昧地上下打量着我。他眼神漠然，一如往常，别人的心思我常可一眼洞穿，在他面前却少能灵验。

“你好！”我开口道。

他吸了口气，再从鼻孔里慢慢呼出。他上下打量着我，足足过了五秒，才指了指摆在我那幅油画下方的餐桌，上面的托盘里放着酒杯和酒瓶。

“来点儿吧，”话很简短，不是邀请，而是命令。

“这才四点钟。”

“一点儿酒罢了。今天吃了什么吗？”

我未置可否，他也希望这样。

“还饿着肚子，”说着他点了点头。“就知道这样，你瘦了，这该死的案子！今天你应该上过法庭了。”

“休庭，明天再审。”

“来一杯吧。”

我依从了他，走到餐桌旁边，仔细打量着酒瓶。

琉璃瓶装的是白兰地和雪利酒，他的这些行头如今早已经过时了。螺旋盖酒瓶里，还剩有他以前最爱喝的“威雀牌”苏格兰威士忌。还是来点儿这个吧，我想，但又拿不准自己能不能把酒倒出来。

我抬眼扫了扫那幅油画。该是六年前吧，那个时候，我双手健全，荣获了全英障碍赛马冠军，那时我四肢完整，健康而激情万千。噩梦降临，锋利的马蹄几乎削去了我整个左手，生路就此断送，却也开启了另一种所谓的职业生涯：前路漫漫，我即将成为一名侦探。整整两年，我一直沉浸在过去的岁月，仿佛一条迷失方向的破船，从流飘荡，再也经不起海上风浪。如今想来，那两年真令我羞愧难当。接下来，一个残暴的家伙彻底毁掉了那副本想着可以接上的残肢，于是我不再沉沦，决意拯救自己的灵魂。靠着半截小臂发送的神经脉冲，那只机电假手竟能够活动自如，足可以乱真了，从此我竭尽全力，将所有及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眼下麻烦的是，拇指无法张得很开，握不住那只笨重的雕花琉璃酒瓶，与此同时，右手也一样不太听人使唤。还是不要让酒洒在查尔斯的波斯地毯上吧，于是我干脆罢手，在镀金扶手椅上坐了下来。

“怎么啦？”查尔斯突然问道。“来这儿什么事？干吗不来一杯？”

我顿了一下，知道会伤了他，还是蔫蔫地说道：“金妮·昆特自杀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今儿早上的事儿，”我说道。“从十七楼跳下去的。”

他那匀称的面庞顿时僵了，看上去突然苍老许多。那双温和的眼睛暗淡下来，仿佛要整个陷进眼窝里去。

查尔斯认识金妮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了，对她颇为心仪，也算是她家的常客了。

我对金妮·昆特也一样记忆犹新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她性情和善，模样丰满，是一位慈爱的母亲，一位尽职尽责的妻子，照管着偌大一个家庭，家财万贯而行事低调，真诚而慷慨地为几家慈善机构奔走，她那颇有名气的独生儿子，英俊潇洒，事业有成，人见人爱，儿子的荣光也让她喜在心头，喜上眉梢。

埃利斯，她的儿子，让我给送上了法庭。

最后一次见到金妮，她睁大眼睛瞪视着我，目光中满是厌恶和狐疑，仿佛在向我追问，我到底为了什么，为什么竟要毁掉她宝贵的埃利斯，他当我是朋友，对我喜爱有加，还帮过我不少的忙，他对我那样信赖，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。

我不做任何辩解，任由她向我发泄一腔怒火，我能切切实实体会到她当时的感受：怀疑，排斥，愤怒……我的所作所为令她厌恶，几乎和所有人一样，极度痛苦中，她更是绝对不会相信儿子可能犯罪。

大多数人认为，这一切压根儿都是我给弄糟了，如此这般，毁掉的不是埃利斯，而是我自己，一开始，就连查尔斯也向我提出了质疑：“席德，你敢保证吗？”

我告诉他肯定没错。我孤注一掷，想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，什么出路都成。我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会给自己招来什么样的后果，事实上，我所担心的不堪局面业已发生，而且某些方面比预想的还要糟糕。在对这次犯罪首次突发性审理后，半个国家都在叫嚷，一定要施

以严惩(所谓严惩,当然不是指向埃利斯,绝对不是,真的让人不堪设想),被告第一次在法庭亮相,随即被还押候审(好一件丑闻,他自然会很快得到保释的),此后,各媒体突然鸦雀无声,而待审理法也于此间正式生效。

依照英国待审理法,任何证据均不得于还押至审判期间进行公开讨论。诸多调查及策略性审理方案都可以进行幕后操作,而无论是候选陪审员,还是普通民众,则一概无从得知详情。其结果是,舆论界被蒙在鼓里,只能停留在“埃利斯是无辜的”这一事态发展阶段,至此,将近三个月来,我一直饱受漫骂毁谤之苦。

你瞧,埃利斯·昆特,这位曾经的障碍赛马冠军,竟像年轻的洛秦瓦^①一样神奇,彗星般一跃成为电视热门人物。他才华横溢,谈笑风生,滑稽幽默,善于表演,在体育竞猜节目中,他曾吸引了数百万观众,他还是极限脱口秀节目主持人,是孩子们心目中的楷模,是一颗璀璨的明星,国人的幸福指数常因其而得以提升,从王公贵族到草根平民,只要他振臂一呼,总也是应者如云。

制造商趋之若鹜,竭力劝他为自己的产品代言。在他的影响下,半数英国孩子脚蹬骑士靴,身着牛仔装,甩开大步往前行,着实魅力四射,英气逼人。就是这个人,这完美的尤物,我却要将其彻底铲除。

看来谁都不再埋怨那位小报专栏写手,他曾经这样说道:“一度

① 洛秦瓦是沃尔特·司各特爵士在《玛密恩》(1808)中刻画的神话中的英雄。苏格兰高地人年轻的洛秦瓦深爱着美丽的艾伦,当他渡过西部去寻找艾伦时,却发现她已经与别人订婚。最终,在艾伦的婚礼上,洛秦瓦将艾伦带到大厅门外,置于马上,乘马而去。

为人敬仰的席德·哈利妒火中烧，竭力诋毁一位他压根儿无法匹敌的天才……”“他就是个可恶的小人，试图弥补自己残缺的肢体。”凡此等等，这些我都不屑于拿到查尔斯面前，但有人却拿给他看过。

腰上的手机突然铃声大作，我随手接通了电话。

“席德……席德……”

电话那头的女人在哭泣，我对此也算习以为常了。

“你在家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不……在医院。”

“号码告诉我，我马上打过来。”

电话里有人在低声说着什么，随后另一个声音传了过来，清晰，沉稳，号码读完，又不急不缓地重复一遍。我在手机上按下数字，号码在狭小的屏幕显示出来。

“行了，”我说道，一边将号码读给对方一遍。“挂了。”

“想用下你的电话。”我对查尔斯说道。

他表示同意，朝书桌挥了挥手。我按下号码，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。

那清晰的声音立刻应了电话。

“弗恩斯太太还在吗？”我问道。“我是席德·哈利。”

“别挂。”

琳达·弗恩斯尽力忍住哭声。“席德……瑞琪尔病情恶化了。她一直在问你，过来下好吗？求你了！”

“有多严重？”

“体温一直在上升。”她一阵哽咽。“你跟格兰特护士说吧。”

是那个清晰的声音，格兰特护士。“瑞琪尔很严重吗？”

“她一直很想见你，”她说道。“你何时能过来？”

“明天。”

“今晚行吗？”

“有那么严重吗？”我问道。

她沉默了许久。琳达就在旁边，她无法说出实情。

“晚上过来吧，”她又强调一遍。

就是今晚，我的上帝！九岁的瑞琪尔·弗恩斯躺在肯特郡一家医院里，离这儿一百五十英里，病魔就要夺取她的生命，这次听上去又不像是打谎。

“告诉她，”我说道。“我保证明天过来！”我向对方解释了自己眼下的处境，以及我现在身在何处：“明天我必须出庭，法院在雷丁，我向她保证，庭审一结束我一定赶过来。告诉她。我要送给她六副假发，还要送她一条天使鱼。”

那清晰的声音说道：“我会告诉她的。”随后又补上一句：“埃利斯的母亲果真自杀了吗？弗恩斯太太说，有人在广播中听到的，然后告诉了她，她想知道是不是果有其事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尽早过来吧，”护士说完，便挂上了电话。

等我放下听筒，查尔斯问道：“那孩子吗？”

“听她们说好像快要不行了。”

“你知道这是早晚的事儿。”

“可对爹妈来说就不一样了。”我慢腾腾地再次坐到扶手椅上。

“要是能救她一命，我会连夜赶过去的，可我……”我打住了话头，不知往下该说些什么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不去的理由。无能为力

力？可除非有回天之力，就是想要怎样，谁又有什么办法？

查尔斯十分干脆地说：“你刚来这里的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还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？”

我望着他。

“席德，我也算是对你了如指掌了吧，”他说。“你之所以要来这里，并不全是金妮的缘故，这事儿电话就能讲得一清二楚。”他顿了顿。“看你的神色，你来这里，还不是因为那档子破事儿。”他又停了下来，我依旧一言不发。“避难来了！”他说。

我换了一下坐姿。“你真就能看这么透吗？”

“你在躲避什么？”他问道。“什么事情会这么突然……又如此紧迫？”

我叹了口气，尽可能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戈登·昆特要杀了我。”

戈登·昆特是金妮的丈夫，埃利斯是他们的儿子。

查尔斯惊呆了，张开大口说不出话来，就他而言，如此情形着实难得一见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说道：“宣布休庭后，我乘火车和出租车回到家里，戈登·昆特就在庞特广场守着我。我不知道他已经守多久了，可他就等在那里，手里拿着根铁棒。”我咽了口唾沫。“他接头就是一棍，还好我闪得快，肩头挨了一下。他又猛击过来……咳，这只机械手倒还派上了用场。我将他拦腰抱住，使出几招花了很多时间学来的柔道功夫，把他仰面摔倒在地……他不停地大喊大叫，说我害死了金妮……是我害死了她。”

“席德！”

“他简直疯了……真的，满口胡言乱语……说我毁了他全家，毁了他们的生活……他发誓一定要宰了我……说他一定会得手……一定能得手的……我想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，只是不由自主，喊个不停。”

查尔斯说道，声音有些恍惚：“那么，后来呢？咋个了结的？”

“当时出租车司机还没走开，吓得目瞪口呆，所以……嗯……我又上了那辆出租车。”

“你回到车上了……？可是……戈登呢？”

“我没再理会，他躺在路上，叫喊着要报仇……然后慢慢爬了起来……铁棒挥来挥去。我……嗯……我想今晚就不回去了，要是能在你这儿住下的话。”

查尔斯低声说道：“当然可以住下。理所当然，你说过的，这儿就是你的家。”

“我说过的。”

“说了就当真吧。”

我确实当真了，否则也不会来到这里。以往的日子里，查尔斯，还有我对他的信任，曾经一次次挽救了我，我的内心世界才不至于支离破碎。我一向对他依赖有加，奇怪的是，这种感觉不仅没有因为与他女儿珍妮婚姻破裂而消失殆尽，反而比以往更为强烈。

阿斯佛将让我得到喘息的机会，不用多久，我便要杀个回马枪，先去摆平了戈登·昆特，再当庭发下誓言，要将另一个家伙撕成碎片。我要把琳达·弗恩斯拥进怀里，来得及的话，我还要让瑞琪尔开怀大笑，但今天晚上，我要在查尔斯家这个自己住惯了的房间里美美

睡上一觉，让我干涸的精神灵泉注入新的活力。

查尔斯问道：“戈登……嗯……他铁棒伤着你了吗？”

“也就一两处擦伤。”

“我晓得你所谓的‘擦伤’！”

我叹了口气：“我想……嗯……他弄断了我一根骨头，是手臂。”

他两眼旋即瞟向我的左臂，那塑料玩意儿。

“不是这儿，”我说道。“是另一边。”

他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是右臂吗？”

“嗯，没错。不过只伤了尺骨，是手腕一侧小手指到肘部那根骨头，幸亏不是桡骨，这样一来桡骨自然也就起到了夹板作用。”

“可是席德……”

“总比敲碎脑壳强吧，再说，当时我不也是自愿的。”

“都这样了还有心思开玩笑！”

“很讨厌吧？”我不经意地笑了笑。“别担心，查尔斯，会好起来的。以前赛马的时候，这节骨头也曾摔断过一次，比这回严重多了。”

“可当时你有两只手。”

“不错，当时我是有两只手，可这会儿我能否请你拿起那只死重死重的白兰地酒瓶，往杯子里倒出半品脱的‘麻醉剂’？好不好呢？”

他没有说话，站起来为我倒酒。我谢过他，他点点头，就此两人达成默契，完成交易。

他又坐了下来，说道：“这么说那出租车司机什么都看到了。”